

# 社会加速批判的视角转换：从马克思到当代激进思想家

雷禹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加速”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加速不仅在历史认识论层面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而且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方面开拓了多角度的讨论领域。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批判视角，社会加速批判正成为新的分析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知识学路径。从马克思到当代激进思想家，他们对加速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逻辑框架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加速的本质，寻求人类的解放，并旨在提供一种替代现代性想象的方案。而当代激进思想家则更关注技术加速本身，探索个体自由，并试图颠覆那些被颠倒的现代性规划。这种视角转换表明，加速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本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转变成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技术框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不仅让我们能够深入探究并阐明加速问题的本质，还能在面对各种激进思潮时保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关键词：**社会加速；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52; 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2-0064-11

“加速”已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研究主题，它不仅标志着思想史上历史叙事元理论的转变，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发生的剧烈变化。能否识别并理解这些变化，不仅关系到我们从理论上把握激进思想史的能力，也涉及我们真正理解当前社会现实的程度。在探讨社会加速现象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基础性研究范式：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结构性动力机制的辩证分析；二是技术哲学对社会变迁的发生学阐释。这种视角转变映射出人们对加速问题核心认知的演变，其本质特征的历时性重构始终植根于不同社会形态再生产机制的内在调整。这种变化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即资本主义各领域持续加速发展，但突破体系的解放性方案却明显落后。因此，探讨加速现象不仅有助于剖析加速理论的内在哲学理路，更直指关乎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核心命题。

## 一、马克思社会加速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虽然马克思不以加速理论家自居，其理论建构也未聚焦于对系统性加速理论的体系化阐述，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思想体系包含着对社会加速机制的深刻洞见。原因在于，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想象的科学视角，并提出一种批判性地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加速的策略。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加速问题的本质，还指明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回到马克思，深入探讨加速主题在马克思理论

收稿日期：2024-06-17；修回日期：2024-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4&ZD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期资本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研究”(23FKSB038)；202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高水平后期资助项目培育专项(CCNU23HQ010)

作者简介：雷禹，男，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邮箱：leiyulzl@163.com

中的原始语境和初始内涵，不仅可以拓宽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视野，而且能够加深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解。

### （一）回到马克思：加速批判的历史语境和原初意味

在考察社会加速进程时，马克思并未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立场，而是通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其中的问题，既揭示了加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步性，又批判了加速加剧了异化劳动的深层次矛盾。他认为加速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一方面，欧洲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工业革命显著加快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步伐，技术和资本等要素都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同时，也加速了新的等级制关系的形成，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富有活力但充满矛盾的发展特点以及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对立是这个背景的内在物。”<sup>[1]</sup>至于如何在历史变迁中理解加速的实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联系大工业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谎言。<sup>[2](566)</sup>

马克思并不完全支持大工业的加速发展，这与罗德代尔、尤尔、拜比吉等人积极推崇大工业发展并为之辩护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大工业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快速进步，促成了现代交通工具和全球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大工业加速摧毁了包括宗教、道德和文化在内的一切传统意识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3]</sup>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从生产力角度肯定大工业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时，也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这一加速进程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给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无产阶级带来了苦难。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对大工业的加速发展进行了阐述：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sup>[2](374)</sup>

恩格斯深刻剖析了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工业体系形成的划时代意义，特别强调其在学习力领域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同时，恩格斯犀利地指出这种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深层次矛盾最终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阶级矛盾的激化。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形成了双重批判洞见：他们不仅共同确证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作为历史变革引擎的加速效应，即通过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实现几何级数增长，更深刻揭示了工业化狂飙突进背后隐藏的断裂性危机，其具体表征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劳动异化的普遍化以及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现代性悖论的核心症结。马克思与恩格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论，构建了工业化加速现象的独特分析范式：其理论框架既锚定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的辩证视域，在本体论维度揭示大工业如何重塑“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使社会发展呈现非均衡性跃

迁,又着眼于社会关系维度,剖析在资本增殖逻辑支配下,加速机制如何通过价值规律的双重对象化进程——将自然力转化为商品堆积的物理加速,将社会关系异化为阶级对抗的历史加速——最终导致文明进步与人的异化并存的现代性困境。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单纯肯定加速(唯进步论者)和完全否定加速(怀旧主义者)之间的两极对立,立足于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视角,为理解现代性的加速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加速问题,其思想成为我们在反思当代社会加速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参照。

## (二) 焦点问题:加速的表现形式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构建一个关于加速的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并探索实现自我解放的途径。然而,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和历史发展规律时,已经包含了对加速问题的相关讨论,马克思对加速问题的理解贯穿于他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从历史、批判和革命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加速批判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历史加速、资本加速和革命加速。

首先,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加速的基本含义。历史加速指的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加快,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加速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也是历史变迁的内在节奏。它的发展机制和方向遵循自身的运动规律,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大工业开启了世界历史,其结果是每个文明国家更加紧密地依赖整个世界。“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sup>[2](566)</sup>此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在摧毁僵化的封建制度和过时的封建观念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sup>[4](34)</sup>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加速带来的实际后果时,都是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历史加速的讨论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将加速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发展的节奏。这一点是把握马克思关于加速理论的核心要义。

其次,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加速的规律性及其带来的后果。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同时,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仅从伦理道德角度片面批评资本主义的做法不同,马克思以揭示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制为基础,进而阐释资本加速的规律。第一,马克思阐明了政治经济学在资本加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促进资本积累加速的工具。“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sup>[5](422)</sup>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揭露了政治经济学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sup>[5](691-692)</sup>第二,马克思强调资本积累和增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资本的持续加速。资本家通过运用机器等技术手段来增加利润,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收益,也加深了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进而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sup>[6](101)</sup>第三,马克思阐明了资本加速的界限是资本本身。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sup>[6](278)</sup>马克思认为,资本并非无限制、无止境地追求发展速度,因为它的发展极限实际上源自其内在矛盾。它的增长建立在剥夺广大无产阶级和加剧他们贫困的基础之上。资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加速扩张,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最后，从社会革命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强调了革命加速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sup>[4](161)</sup>这说明社会革命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革命，它们能够加快历史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他们发挥着关键作用，对打破旧欧洲的束缚、迈向新文明具有重大的意义。“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sup>[4](450)</sup>此外，马克思还强调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来加速改变旧经济体制的重要性。除马克思之外，恩格斯也多次强调革命加速的重要性。譬如，他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sup>[2](687)</sup>恩格斯同样强调俄国革命在保护农村公社和推动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方面的关键作用：“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sup>[7](466)</sup>

### （三）加速的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及其后果

探讨马克思对加速问题的看法，我们需要避免两种极端情况：一是不能将加速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使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概念；二是不能仅仅从表面层次来描述加速现象，将其视为一个绝对的、孤立的表象，从而陷入片面的独断主义。我们应该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加速的观点。马克思对加速问题的探讨始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加速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来看，加速始终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正如哈维所指出的，空间与时间在社会历史中既不独立也不中立。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加速现象也是如此。可以说，加速“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sup>[8]</sup>。因此，对马克思而言，分析加速问题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方法论。加速总是经由特定的形式体现，其作用方式和结果始终由特定生产关系决定并受其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对历史加速、资本加速和革命加速的全面阐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刻批判。

基于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科学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加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一，马克思指出加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加速运动以雇佣劳动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资本这一过程为基础。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而它从这种敌对权力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再一次把资本投入加速增长运动的杠杆为条件的。”<sup>[2](728)</sup>资本的加速运动基于雇佣劳动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这种转化过程是资本积累的基础，它推动了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再投资，从而使得资本的运动呈现出加速的趋势。资本的这种自我增殖的动态，不仅驱动了经济的增长，也加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分化，因为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机制不断增强其经济地位，而工人阶级则往往面临日益加剧的剥削。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书中也佐证了这一点：“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也没有任何解救之策，因为你总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总要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和集中，同时也就要加速生产革命的工人阶级。”<sup>[7](350)</sup>第二，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的加速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sup>[5](720)</sup>资本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形成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推动资本加速积累的动力。第三,马克思明确指出,加速资本积累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sup>[6](101)</sup>无论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还是借助改进机器设备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加速积累的本质都在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马克思指明了加速在资本主义运作机制或一般规律中的作用,特别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看,社会历史的加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加速却转化为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为基础,深刻地说明加速在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讨论加速问题,而是始终将加速与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紧密结合。这不仅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角度为工人阶级寻找到解放的路径,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的、彻底的批判。

## 二、当代激进思想家社会加速批判的技术视角

马克思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来分析加速现象,特别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完全遵循马克思的预测,技术加速在随后的社会变化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技术的快速变革直接促进了社会的显著进步;另一方面,技术加速也带来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其严重性甚至达到了威胁人类文明存续的地步。对于被冠以“极端的年代”之称的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指出:“这个时代对人类唯一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然而矛盾的是,到了这个时代结束之际,西方的舆论与自命为思想家的人士,却起来大为排斥这项物质的胜利。”<sup>[9]</sup>在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中,技术加速所带来的物质成就被视为唯一值得称道的贡献,但同时,这些成就也成为批判的主要焦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技术加速的迅猛发展,现代性的承诺不仅遭到背叛,而且其原有的规划已经被彻底颠覆。谈到背叛,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两次世界大战等灾难性事件将人类置于先进科技可能导致的灭绝命运之下;而说到颠倒,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技术理性已经将自然和人类置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地位。“人类之间最亲密的反应都已经被彻底物化了,对他们自身来说,任何特殊的观念,现在都不过是一种极端抽象的概念:人格所能表示的,不过是齜齜牙、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sup>[10]</sup>技术加速所展现的技术架构颠覆了现代性的基本蓝图,导致现代性的规划变成一个不断被推迟的事业,人类文明陷入被技术所主宰的境况。面对这一现象,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毫不掩饰他的忧虑,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sup>[11]</sup>。在马克思之后,围绕技术加速这一主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一是以加速主义思潮为代表,主张通过技术加速来推动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转型,形成了所谓的加速主义路径;二是以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为代表,开启了批判技术加速以寻求个体解放的速度政治学路径;三是以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为代表,开创了基于社会学探寻社会变迁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这三条不同的路径反映了当代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同诊断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是都围绕着技术加速这一核心议题。尽管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都透露了一个事实,即技术以加速发展的形式主导人类文明的走向,而人类文明似乎变得像被技术操纵的木偶一样。这都表达了他们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深切担忧。

### （一）加速主义思潮：技术加速与后资本主义的未来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逐步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在此之后，以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即便是马克思，也会赞扬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释放的生产力。到了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更是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自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以来，理论家们便开始颂扬技术发展的速度，并相信这能够带来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在英国，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的加速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后半叶崭露头角。兰德不仅继承了未来主义的精神，还深刻阐释了技术加速的核心意义。兰德的技术加速理论主要强调技术发展的快速性和不可逆转性，以及这种趋势对社会、政治和人类自身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技术进步将以指数级速度加快，并导致一个名为“唯一未来”(the only future)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人类将不再能够控制技术的发展，反而会被技术所主导。兰德视技术加速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持续推动社会变革和制度的解体。他主张，技术加速将引发传统政治、道德和文化秩序的崩溃，并可能催生新的形式或替代秩序。技术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它不仅超越人类的意愿和控制，还可能触发超越人类智慧的未知事件和演变。对此，他指出：“生命正在被逐步淘汰，进入一些新的领域，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可以阻止的，那我们就比看起来更愚蠢了。”<sup>[12]</sup>兰德的观点为后来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兰德的观点相对立，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试图纠正加速主义的偏差，将其引向左翼化的方向。他们指出：“只有最大程度的控制社会 and 环境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才能够面对全球问题或战胜资本。”<sup>[13]</sup>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主张，在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与限制时，左翼运动应采取一种“加速”策略，即积极促进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引发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崩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

在对以最新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后，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呼吁，只有通过进一步加速发展，政治变革才能实现，从而使当前的左翼运动摆脱困境，并开辟新的可能性<sup>[13](360)</sup>。如今，资本主义在技术领域实现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尤其是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平台取得了突出成绩。“它们掌握了语料库和算法，拥有无可比拟的算力，并在这些技术的共同辅助作用下，形成了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让全世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按照平台算法的方式进行重组。”<sup>[14]</sup>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效率提升，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互动模式，使得信息流通更加迅速，商业运作更加智能化，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新问题的广泛关注。斯尔尼塞克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计算基础设施间接地接近物理学的极限，高频交易的速度战迫使决策进入纳秒级。更为平凡的发展是将收集个人的海量数据(购买习惯、旅行模式、浏览历史等)与复杂的数学分析相结合，为营销人员提供预测。”<sup>[15]</sup>这种现象在过去是未曾出现过的，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大数据与平台经济的融合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加速主义理论家们主张应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政治上的加速突破，以期迈向后资本主义时代。

### （二）速度政治学：技术的加速与主体的境遇

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持续的加速，这一特征在军事工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历史是以武器系统的速度发展的。”<sup>[16](90)</sup>通过分析战争的历史演变，维利里奥强调速度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并据此认为整个现代性本质上是军事后勤的体现。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速度，包括武器的发射速度、物资的运输速度以及信息的传递速度。因此，维利里奥提出，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战略，只有速度的竞争。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工业革命”，有的只是“竞速政治的革命”；从来就没有“民主政体”，有的只是“竞速政体”；从来就没有“战略”，有的只是“竞速学

(Dromology)”<sup>[16](69)]</sup>。通过将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定义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维利里奥强调以加速(竞速)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性对技术、信息、传播、通信、流通等其他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维利里奥将速度视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这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特征提供了一种具有诊断性的知识学方案,并从速度学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和内在逻辑。在讨论速度时,维利里奥将速度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人类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主体性的相对性。“速度揭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相对性本质,而人类的一切技术都是以速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sup>[17]</sup>首先,速度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大众运输和通信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消除了距离和时间的隔阂,让人们仿佛置身于无数个瞬间之中。其次,技术通过提升移动效率,降低人体自主位移需求,实现以功能延伸替代实际迁移。技术的发展在提升通信速度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同时,使人们不再必须通过物理移动来满足交流与信息获取的需求。这种变革本质上将身体的物理功能进行数字化拓展,让基于网络平台的虚拟交互逐步替代传统的身体位移过程。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和数字娱乐等现代生活场景中。最后,技术的加速发展和自动化趋势逐渐脱离人的直接控制,演变成一种可能削弱人类自主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工作自动化取代人工,减少人类的决策参与,从而引发对技术依赖性增加和个体能动性降低的担忧。因此,恐惧、意外和事故以惊人的速度超越人类的生存环境。“消失的美学最终取代了客观出现的美学。”<sup>[18]</sup>在维利里奥看来,速度已经转变成一种暴力形式,它控制着一切。“速度暴力统治着技术世界,然而,就如同斯芬克斯时代一样,它依然是个根本的谜语。”<sup>[19]</sup>维利里奥通过建构速度学理论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在由蒸汽时代的机械加速到信息时代的即时传输这一演进过程中,其核心动力机制体现为对速度的无限追逐。这种速度暴政不仅重构了社会生产的时空秩序,更通过将人类存在方式从身体位移转向数据流动,在优化效率的表象下完成了对主体性的系统性重构。

### (三)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加速、异化与共鸣的辩证视角

“社会加速”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直观地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在理论上揭示了社会变化的基本规律。社会加速理论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不在于它引发了形而上学观念上的更新,而在于它对社会历史结构及其变迁的科学分析。从这个视角出发,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围绕社会加速这一核心概念,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体系。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方面,他以加速理论为核心对社会进行了分析,以此阐释资本主义现代性;另一方面,他以异化和共鸣现象学为基础,对批判理论进行了具有规范性的纲领建构。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两个关键方面取得成就:一是借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分析,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诊断;二是通过深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使它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知识学方案。

罗萨首先清晰而全面地将资本主义时代定义为一个加速的时代,并据此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框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的领军人物,罗萨提出的社会加速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将速度的结构视为社会科学中时间诊断和确定现代化对象的关键。基于此,他阐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即“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sup>[20]</sup>。加速不仅是速度结构变化的核心特征,也是现代社会基础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关键力量。根据这一定义,社会加速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技术领域的加速。运输、通讯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程是技术加速的典型例子。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包括管理技术在内的技术加速,导致生产速度的提升,进而加快销售和消费的节奏。二是社会变化的加速。这指的是指导行为的经验和预期失效的速度加快,以及在功能、价值和行为领域中“现在”时刻的缩短。三是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不仅涉及行动速度的加快,还包括日常生活时间体验结构的变化。

社会加速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型异化现象。罗萨通过对这一加速现象的深入分析,进一步



强化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引入异化概念作为理解当代社会问题的新理论视角。这种新型异化现象体现在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节奏中感到疏离和无力。罗萨的分析揭示了这种加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个体的心理负担，从而为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压迫和解放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sup>[21](117)</sup>换句话说，异化指的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出现了根本性的扭曲。社会加速直接导致人们与世界关系的瓦解，使得行动时刻与体验时刻无法协调一致，从而加剧时空、行动、体验、物品和产品之间的隔阂。这种结果表现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以及人与社会的异化。

罗萨对社会的痛苦和异化状态进行了诊断，表达出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的理由，这些都是借助“共鸣”这个概念来呈现的。他试图用“共鸣”概念来调整批判理论，使他对现代性的解读更贴近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立场，而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立场。罗萨的共鸣理论在此展现出经典批判理论的范式延续性，即从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重构到霍耐特在物化批判中发展出的多维承认理论，再到罗萨在加速社会语境中将动态关系网络确立为分析坐标。这不仅为现代性诊断提供了第三种解释社会异化的路径(超越系统殖民生活世界与承认秩序失衡的既有框架)，更以情境化感知界面为方法论装置，开创了社会病理学研究从制度批判向存在论反思的新局面。

相较于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呈现的现代性救赎困局，即被总体性统治祛魅后蜷缩于文化工业废墟中的激进悲观倾向，罗萨的积极生存论实现了双重突围。一是在规范性维度，他将共鸣升格为批判理论的非同一性承诺，使之成为抵抗加速社会异化的伦理坐标系；二是在存在论维度，他用现象学理论重构了哲学人类学根基，揭示出主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潜藏着共鸣倾向，即“对共鸣的渴望是普遍的”<sup>[22]</sup>。这种需求既是存在者克服物化处境的生存论回答，也是解释晚期资本主义遮蔽的“关系贫困化”病理的批判性棱镜。罗萨指出：“美好的生活最终也许就是意指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用泰勒的话来说，就是生活可以沿着一条清晰的‘共鸣轴’而震动。这条轴线会在主体与社会世界、物界、自然、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中铺展开来。”<sup>[21](149)</sup>通过“社会加速—异化—共鸣”的理论框架，罗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了系统批判。他不仅揭示了当前社会因加速发展而导致的生存困境，还以“共鸣”概念为基础，提出了重建人际关系、抵御异化的实践路径，为反思现代社会提供了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理论方案。

在 20 世纪之后，技术加速始终占据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无论是拥抱技术加速，还是担心其负面效应，都印证了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技术加速既被想象为突破性解决方案，又被警惕为新型管控范式的当下，其存在本身已成为重构人类文明叙事的基础语法。从霍布斯鲍姆对“极端世纪”的病理诊断到哈贝马斯所述的悬而未决的现代性承诺，技术基础设施的指数级扩张正在导致深刻的叙事迁移。这不仅仅是现代性蓝图的局部修正，而是认知坐标系从线性进步逻辑转向风险文明范式的根本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理论阵营的认知分野：技术加速的拥护者通过重构现代性叙事，赋予“创造性破坏”革新逻辑下的解放潜能；批判者则聚焦其“破坏性创造”的异化本质，在技术宰制中透视自由意志的消逝。在这个现代性规划遭遇本体论困境的历史语境中，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正被技术加速重构为单向度的进步叙事。技术主导性范式不仅压缩了可能性维度的探索空间，更通过其自我强化的反馈机制，将社会想象力禁锢在既有的技术轨道之内。这种认知框架的固化导致人类集体想象力的萎缩，使任何超越技术决定论的社会构想——无论是关于正义的重新诠释、生态可持续性的制度创新，还是人性化发展的替代方案——都面临本体论层面的合法性危机。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在其演进逻辑中呈现出日益显著的规训效应：它不仅重构了物质生产领域，更通过算法



治理和数字全景主义,将未来图景的想象程式化,最终消解了文明演进本应具有的历史可能性与哲学开放性。

### 三、社会加速批判视角转换的知识学方案前瞻

不论持何种观点,如果我们将讨论的焦点过度集中在技术加速上,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进而妨碍我们对问题本质的准确把握。从20世纪技术加速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借助技术加速来检视现代性的矛盾时,人类文明似乎被技术所驾驭,导致我们难以构想出全新的文明类型。技术加速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加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察角度。理论家不仅在元理论层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构想,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讨论,而且在资本主义批判层面开辟了多维度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路径。这一新视角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为反思人的现实境况尤其是人类的存在境遇提供了新的审视方式,从而为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同时,加速现象的结构性根源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动力学机制中,其实质是资本积累逻辑与技术创新互动所建构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动力学机制本质上是资本积累二重性矛盾的历史性表征,既包含绝对剩余价值攫取所催生的时间殖民化倾向,又体现为扩大再生产进程中自我膨胀的强制性律令,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加速异化的基本架构。因此,加速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新的维度解释资本主义增长的内在机制,识别其本质,进而拓展资本主义批判的多元空间。这正是当前通过加速视角进行社会加速批判的重要意义。

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而言,无论是探讨加速问题以占据激进理论的前沿,还是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新的加速理论,目的都在于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我们不能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而从纯理论的角度去弥补它在加速问题上的不足;二是我们不能为了强调加速主题的特殊性而忽略对社会条件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一种仅仅关于加速的理论。忽视这两点可能会导致两种不良后果:一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全能性”,人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追随当代激进理论,从而削弱其理论的独立性和坚定性。二是尽管马克思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加速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一议题缺乏深刻的见解。实际上,马克思对加速问题有着深入且充分的思考。因此,我们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即便它没有系统地涵盖当代激进理论中的所有议题。马克思始终把对加速问题的探讨与对社会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分析及批判紧密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不在于将马克思打扮为加速理论的先驱,而在于在讨论加速问题时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加速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并不是仅仅因为当代激进理论家的关注。从本质上来看,加速现象的根基内嵌于资本主义历史辩证法之中——既作为资本周转逻辑的结构性动力学,又表征着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化这对根本矛盾在阶级关系物质形态中的历史性展演。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早已走上加速化的轨道,加速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的必然路径。如果不将加速问题放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方式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深入探讨,而只是停留在表面,就很难捕捉到这一问题的深层含义。回归到马克思的理论,我们能够真正见识到他对加速问题的科学探讨。这一探讨并不是单纯强调加速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将其嵌入社会历史和资本积累的进程中,以此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机制,并彻底理解这一问题的特殊意义。这正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加速问题的核心要义。

本文旨在立足思想史与理论史的双重视域,系统追溯“加速”议题的学理演进脉络。通过梳理马

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坐标系中构建的认知图式，揭示他的两大理论贡献：一是以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为分析框架，分析技术加速与社会结构的辩证互动机制；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考察，在剩余价值规训与技术变革张力的共生关系中，透视社会加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抗性演进逻辑。当今社会，如果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工具，我们将难以应对技术加速与资本结合产生的复杂挑战。当资本和技术结合形成强大的系统时，简单的经验分析容易陷入表面化的困境，导致技术加速如同脱轨列车般失控发展而越来越“不受掌控”<sup>[23]</sup>。这种资本驱动与算法控制的双重困境正逐渐削弱人类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掌控能力。正如《大加速》一书的作者罗伯特·科尔维尔(Robert Colvile)在开篇中所警示的那样：“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建设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富足的社会，要么继续自私贪婪、自取灭亡。我们到底会选哪条道路，要看我们是甘于沦为受困于大加速的奴隶，还是力争成为引导大加速的主人。”<sup>[24]</sup>

### 参考文献：

- [1] 汤姆林森. 速度文化：即时性的到来[M]. 高红霞，张丹旸，张仲沾，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9.
- [9] 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M]. 郑明萱，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7.
- [10]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71.
- [11]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 [12] LAND N.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M]. BRASSIER R, MACKAY R. Falmouth: Urbanomic, 2012: 317-318.
- [13] WILLIAMS A, SRNICEK N.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C]//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M].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360.
- [14] 蓝江.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再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视角[J]. 阅江学刊，2024(1): 95-103.
- [15] SRNICEK N. Computational infrastructures and aesthetics [C]//COX C, JASKEY J, MALIK S. Realism materialism art. Berlin: Sternberg Press, 2015: 308.
- [16] VIRILIO P. Speed and politics[M]. New York: Semiotext(e), 2007.
- [17] 卓承芳，胡大平. 存在与速度：维希留与社会批判理论本体论视域的深化[J]. 学术月刊，2019(10): 22-30.
- [18] 维利里奥. 无边的艺术[M]. 张新木，李露露，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
- [19] VIRILIO P. The 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M].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100.
- [20] 罗萨.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
- [21]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棻，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22] ROSA H.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M]. Berlin: Suhrkamp, 2016: 748.
- [23] 罗萨. 不受掌控[M]. 郑作棻，马欣，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24] 科尔维尔. 大加速：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M]. 张佩，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11.

## The perspective shift in criticizing social acceleration: From Marx to contemporary radical thinkers

LEI Yu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entral issue of growing concern in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 has not only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mprehending acceleration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but also expanded multi-perspective domain of discussion in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s a uniqu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 critique of social acceleration is increasingly emerging as a new epistemological pathway for analyzing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capitalism. From Marx to contemporary radical thinkers, their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of “accelerat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epistemological evolution in terms of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major contents and logical framework.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loses the essence of acceleration, seeks human emancipation, and aims to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modernity, while contemporary radical thinkers engage in epistem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 per se, interrogating the conditions of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and attempting to destabilize the inverted dialectics embedded within modernity's alienated developmental schemata. This paradigmatic shift reveals a fundamental transfiguration in acceleration's operational logic withi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That is, acceleration metamorphosizes from its original dialectical catalyst for humanity's teleological progression to a technological framework that now dominates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 Marxism not only equips us to investigate and illustrate the essence of acceleration, but also helps us maintain self-conscious methodological coherence when facing various radical thought trends.

**Key words:** social acceleration; critique of modernit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编辑: 胡兴华]